

語言線索運用於推理小說的實例析介

曾榮汾

中央警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摘要：語言是人類的智能，在實際使用語言的時候往往會受到環境的影響，因此藉語言可以溯推使用者的身分。在警察通識教育中，推理小說是可用來作為訓練邏輯能力的教材，因此本文特別舉列松本清張的《砂之器》和森村誠一的《人間的證明》為例，說明推理小說家如何將語言視為偵辦刑案的線索。從他們推理的過程，應可獲取經驗和模式的參考。

關鍵詞：推理小說（detective story）、語言（language）、警察（police）、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

綱目：

壹、前言

貳、《砂之器》之例

參、《人間的證明》之例

肆、個人的運用模式

伍、結語——分析與感想

壹、前言

許多罪案實例常會涉及語言線索，最明顯的像勒索的信件或電話，辦案人員得利用這些線索去加以分析，進而去揣摩犯案者的心理或身分。由此可知「語言線索」在犯罪偵防中的重要。除了如勒索案如此明顯的線索外，事實上，在許多犯案過程中，也往往會留下一些語言的蛛絲馬跡。這裡面可能只是隻字片語、斷簡殘編，也可能是中外夾雜、方音混淆，甚至是潦草一筆、模糊半聲。但這些線索卻仍可成為破案關鍵。

表述語言的媒介眾多，主要是藉著語音和文字。理論上，每一個人說的話、寫的字都具有自己的風格。甲不同於乙，乙不同於丙。這正是因為語言的使用來自於個人的心智，一個人無論內在或外在，都會影響心智的養成，這個養成的結果正是突顯自己的風格所在。李煜和李清照的詞都很哀怨，但「別來春半，觸目柔腸斷」是李後主的感情，¹「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是易安居士的，²這種風格縱是別人有心模仿，也很難盡致。「彩雲易向秋空散，燕子憐長嘆」，³很像李後主，但卻少了後主椎心的亡國傷痛，所以頂多給納蘭公子一點文學史上仿作的掌聲，到底難為詞聖。由此推知，個人的語言風格深受自己成長或生活背景的影響，這正是可由語言溯推語言使用者的理論基礎。當然，若從宏觀角度來看，每個人所使用的語言，在自然條件下，必然具有同一語區或同一語言族群的共同特色，無論語音、詞彙等皆然。這也是可由語言線索推測該語

¹ 五代·李煜〈清平樂〉詞。

² 宋·李清照〈武陵春〉詞。

³ 清·納蘭性德〈虞美人〉詞。

言使用者所居住的地理背景的關鍵。這些道理都是屬於基礎的語言學知識，但若要知道確切答案，卻還要經過詳細調查和研究。於是這個推論過程，就不只是「懷疑」，它還得進入「實驗室」實驗一番，才能發現「真相」。這種由「假設」去推得「答案」的特色正合推理小說的本質，所以把這套「語言理論」引入推理小說也就不足為奇。

但是雖說「不足為奇」，就如上文說的，要推得合理是要經過研究的，所以小說的作者不但要有眼光，懂得藉用語言線索，而且要運用得當，才能出色精采。日本有兩位推理小說家都曾很成功地運用語言線索，而讓作品發放異樣光彩。一位是松本清張，他的代表作品是《砂之器》；一位是森村誠一，他的代表作品是《人間的證明》。這兩部作品，可謂為日本推理的經典名作。它們的成功都不只是在懸疑的推理邏輯推演，而更是深刻反映了某一種社會的事實和人性的無奈。兩部小說都由一件凶殺案出發，警方辦案之初，都同樣只能握有一點不知所云的語言線索，於是推究這條「語言線索」的真相，成了破案關鍵。作者在剖析這兩條「語言線索」所運用到的知識，相當專業，並非因為是小說，就「胡說八道」起來。也因此，甚至讓人覺得似乎是作者想藉著小說來提醒警方，假如真地發生類似案子時，他們所提供的模式是可以參考的。這也正是筆者所以要析介這兩部作品的用心所在了。

貳、《砂之器》之例

砂之器

日・松本清張（1909—1992）著

新潮社，昭和 48 年 3 月發行，平成 16 年 1 月 88 版。

中譯本

星光出版社，民國 88 年 9 月，一版三刷

譯者：鄭建元/梁惠珠

松本清張是日本相當傑出的推理小說家，他的作品和一般的推理小說不盡相同，總像一面鏡子映照出現實社會的影子，所以也有人稱他為社會派小說家。在他的小說中，可以看到對政治、經濟的大局面描述，也可以看到對小人物的關懷。松本寫作態度相當嚴謹，在小說中出現的事物往往是經過考證的，這也是他的作品具有寫實感的重要原因。

《砂之器》是一部相當感人的作品，故事從一件凶殺案寫起，隨著警方偵辦的腳步，凶案發生的背景由模糊而清晰，但也同時發現凶手殺人動機具有深刻痛苦的因素。這篇小說跨越了戰前至戰後的日本社會，也觸及到早期對麻瘋病的偏差認識。因為對此種病的錯誤認知，使得一對父子因此被迫離開家鄉，四處流浪，行乞度日。這中間所遇到的侮辱、痛苦當然不在話下，對幼小的孩子所造成的心理影響想必也深。最後遇到一位很親切的警察，不但將父親隔離診治，並且收養了小孩。但是小孩並沒有因此就安分下來，反而脫逃出走，從此下落不明。

許多年後，日本樂壇出現一位備受稱譽的年輕音樂家。原來小孩離開後，可能去當了學徒，後來因為美軍轟炸，當地都被燒毀，所以在戶口重新登錄時，小孩就創造出假冒的身分。後來到了東京，學了音樂，憑著天分和運氣，成為作曲家，並被認為是日本最有前途的音樂家。他就是這件刑案的凶手，為了要隱瞞住假冒身分的背景就是殺人的

動機，而所殺的人當然是知道他這過去的人，也就是那位幫助過他們父子的老警察。

老警察退休後，出外旅遊時，偶然看到了年輕音樂家的照片，趕來東京見他，談起過去種種。但是這段過去是年輕音樂家最不願意面對的，也是最忌諱他人知道的事，應該就是這種心理引動了殺機。但殺掉老警察是否就等於抹掉了過去？虛假基礎所營造起的大廈不就像用砂堆起來的器具一樣，用水一沖，仍是一堆砂土。這就是松本要強調的主題，只不過在這虛假中有太多人情的無奈。

這部小說曾被改編過電影（日本映畫，1974）和連續劇（東京放送，2004），電影版的導演野村芳太郎深得原著的精神，利用剪接和配樂，把原著的懸疑、人情的元素發揮得淋漓透致。片中對警察的服務和辦案態度給了高度的肯定，想必對於日本警察的社會地位有著正面影響。電影中警探利用有限的語言線索，不斷地去嘗試，和遇挫折後，懂得寫一兩首描述夕陽的短詩來遣懷的鏡頭，都是讓人難忘的。當然最動人的是片子後半段，配合主角〈宿命〉一曲的演出，穿插著警方專案小組宣佈偵破的經過，劇力十足，相當精采。

「宿命」就是作者的人情關懷，年輕音樂家在旋律中控訴了命運，也見到了父親，吐露了親情，激昂和柔美構成了這部作品無限的震撼。好的作品感人至深往往如此。這件刑案主要的破案線索就是一句和「KAMEDA」有關的話。

當命案發生後，警方訪查目擊者，知道死者曾和一位年輕人在現場附近一家小酒店見面，死者說話帶有明顯的東北腔，年輕人則是標準的日語。從酒店服務生的口中得知，年輕人曾用東北腔問：

カメダ今も相変わらずでしょうね？（龜田現在還是老樣子嗎？）

這句話中的「カメダ」（KAMEDA，龜田），警方非常重視，原先以為是人名，查證無蹤後，又以為是地名，仍是徒勞無功。在警方陷入僵局，準備將此案歸入懸案時，死者的養子前來認屍，因此有了突破。但是只是知道了死者身分，卻仍無法將他和「龜田」和東北腔關聯起來，因為這是死者和主要涉案人唯一的線索。根據死者養子提供的資料，死者卻是岡山縣人，這和東北地方恰好成東西對峙，根本扯不上，但是所有目擊者卻又非常確定所聽到的確實是東北腔。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承辦的今西（いまにし）警官在苦無其他線索之際，決定再一次試試這唯一的線索。他的新疑問是：「會不會除了東北以外的地方，也有說東北口音的情形？」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去請教了「國語研究所」的專家，最後證實了在「出雲」地區，的確存有一小地區，說話特徵如東北地區，而且有個特點，語音後半往往模糊不清，所以被蔑稱為「ズーズー弁」（吱吱腔）。它的原因可能是：

1. 日本古音的遺留。
2. 歷史或地理環境造成。因為自古以來，當地人近親結婚的很多，結果造成說話不清楚也無所謂。或者也因為當地雨多晴少，冬季西風又特別強烈，所以養成當地人不愛多說話，話也說得不清不楚的習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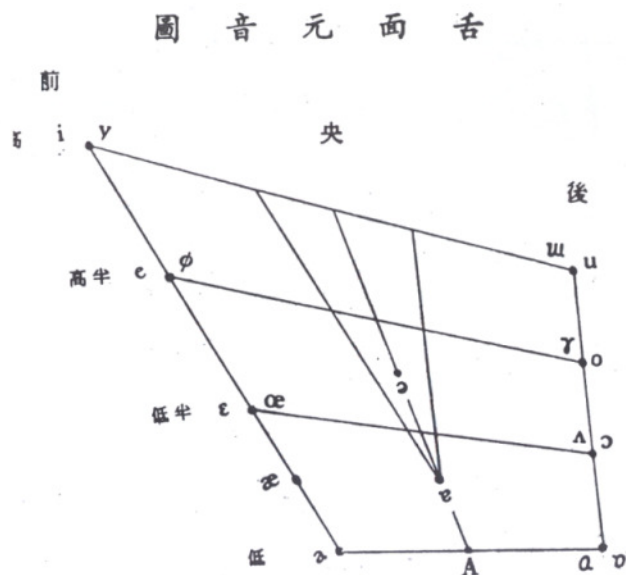
這個線索重要嗎？

假如死者說的就是出雲方言，那目擊者聽到的就有可能不是「KAMEDA」。今西警官有此懷疑後，買了一份島根縣的地圖仔細查索起來。島根縣在岡山縣之鄰，出雲地區屬於此縣。一路找下來，發現了有一個地名叫「龜嵩」，地圖注音讀成「KAMEDAKA」，今西突然領悟到：會不會是受方言影響，所以「KAMEDAKA」在旁人聽來變成少了語尾「KA」的「KAMEDA」？獲此線索後，加上查證出死者曾在島根縣警察局當過十年的巡查，這條本已無望的語言線索突然活了起來。事後證明，死者的服務背景正是事件發生的根由。幫忙查證的島根縣警察局在回信中更強調「龜嵩」的音讀，在當地讀成「KAMEDAKE」，「E」比「A」開口度小，更可能被弱化掉了。

如果把松本所佈的語言線索加以整理，可如下表：

警方握有 KAMEDA 線索	→1. 視為人名	→查無蹤跡	
	→2. 視為地名	→查無蹤跡	
	→3. 從東北腔方言分佈特色得知當是「出雲方言」。	→依方言特色還原為 KAMEDAKE（龜嵩）。	→追到「龜嵩」，查到事件根由。

下圖是簡易元音圖及《砂之器》原書所附的方言地圖：⁴



⁴ 元音圖摘自《中國聲韻學通論》163 頁；地圖摘自《砂之器》中譯本，294 頁。



松本在書中不厭其煩地把這條語言線索作了非常詳細的說明，也許是他有意要突顯出這一點的重要，藉以提醒警方吧！

參、《人間的證明》之例

人間の證明

日・森村誠一（1933—）著

角川書店 昭和 52 年 3 月初版，平成 16 年 7 月改版五版

中譯本

人性的證明

天一書樓網站

<http://www.cnool.net/tianyige/tuili/sccy/rxdzm/index.html>

森村誠一在國內的名氣也許沒有松本來得大，但他的推理小說風格事實上是相當出色的。尤其對人性的剖析，一針見血似的寫法，正是他不可忽視的特點。《人間的證明》正是一部裸視人性的作品。佈局的背景很複雜，從今日的日本寫到美軍佔領下的日本；從日本本土，寫到美國，又寫回日本。故事情節是從一件命案寫起：有一個從美國來的年輕黑人被殺害在東京皇家飯店的頂樓電梯中，一把刀刺入他的右前胸。在訪查目擊者的過程，有一位計程車司機說他曾載死者從清水谷公園到此飯店，現在回想起來，可能死者當時已受了傷，來到飯店前，死者用手指著飯店一直說：「斯托哈（ストウハ，stouha）！斯托哈（ストウハ，stouha）！」⁵

這是目前警方所握有的線索。但是「斯托哈」是什麼？警方摸不著頭緒。警方回頭

⁵ 這裡的“stouha”是據小說情節，仿英文音讀，並非照假名直接對譯。下文“kissme”亦同。

到清水谷公園去找尋線索時，發現了一頂非常破舊的小孩子草帽，雖然曾連想到會不會「斯托哈」指的是「ストロー・ハット (straw-hat, 草帽)」，但實在覺得太勉強，更何況死者指的是飯店大廈說的，跟草帽有何關係？該不會是司機聽錯了吧！

幾天後，委託美方代為調查死者的資料回報了，知道死者離家時曾跟房東說他要到日本的「奇司米」(キスミー, kissme) 去。「奇司米」是人名？街名？店名？警方遍尋無著，最後只猜出幾個讀音類似的地名來：

岸見 (きし み) — 山口縣
木次 (き すき) — 島根縣
喜須來 (きすき) — 愛媛縣
衣摺 (き ずり) — 大阪府
久住 (く ずり) — 京都府
久住 (く ずみ) — 千葉縣

但這些猜測簡直毫無意義，眼看此案就快辦不下去了，就在這時候，有位曾經載死者從機場到飯店的計程車司機，送來一本可能是死者忘在車上的《西条八十詩集》，⁶這是一本出版已二十幾年的破舊詩集，警方相當重視這條線索，但是假如這是死者遺物，那死者、草帽和這本詩集之間的關聯是什麼？承辦的棟居 (むねすえ) 警官將詩集翻了翻，在詩集的最後幾頁發現了一首詩提到了「草帽」。「草帽」？警官突然眼前一亮，這不就是關聯起「死者」——「草帽」——「西條」的關鍵嗎？於是「斯托哈」指的是「草帽」就更加可信，連「奇司米」的線索也可能就在這首詩裡。詩的一開頭：

——媽媽，你可曾記得我的那頂草帽？
就是夏日裡從碓冰去霧積的路上，
隨風飄進路邊谿谷的草帽——。

那「奇司米」會不會就是「基利斯米」？「基利斯米」就是「霧積 (きりづみ, kirizumi)」的音讀啊！不過當棟居警官把這看法提出來後，專案小組有許多意見，最後決定去請教專家。由棟居警官負責。以下是此段請教的原文：

於是大家決定向東京外國語大學的美國英語語音學威權宮武敏之教授求教。

「美國英語從總體而言，由於其國土遼闊，因地區和階層的不同，使用的詞彙和發音差別很大。按地區大致可分為三種：標準美語、東部美語和南部美語。紐約地區雖屬標準美語區，但還攙雜了不少東部美語。再加上它是一個被稱為「人種坩堝」的混居城市，由世界各地移來的居民，都講著帶鄉音的英語，所以發音五花八門。你所問的「r」音的省略，也就是 kirizumi 中的「r」和 straw-hat 中的「r」省略不發，這種情況在美語語音學上還沒見過。」

⁶ 西条八十(1892-1970)，日本名詩人。《西条八十詩集》出版於 1927 年。

「沒有啊！」

作為新突破口的發現者，奉命前來求教的棟居，臉上露出失望的神色。

「不過有時一個音會受下面的音的影響而脫落不發。這種情況既有可能是一個單詞，也有可能在同一段落中相鄰的兩個單詞間發生。比方說：像 asked 和 stoppd 這樣有爆破音和摩擦音的時候，‘k’和‘p’音就會脫落。再就是有鼻音和重複音時也會脫落，但是沒有你所打聽的這種情況。」

「沒有嗎？」

棟居感到越來越喪氣，自己費了那麼大的勁才想到了這個突破口又要擱淺，他覺得幾乎無法承受這失望的打擊。

「本來美式英語中的‘r’音是發得比較重的音，甚至經常影響到其他的音，有時根本沒有‘r’音素，卻還要在與以母音開頭的下一個詞中間，加進一個‘r’音。比方說表示‘看見它了’的‘saw it’、‘他和我’的‘he and me’聽起來卻是

‘<Sɔːrɪt> <hɪrəndmi>’。當然這是不規範發音。」

沒有“r”音卻會聽出“r”音來。這與棟居打聽的正好相反。難道說把「奇司米」和「基利斯米」聯繫起來真的是牽強附會？

棟居一副垂頭喪氣的樣子。

「但這也並不是說完全沒有省略‘r’音的可能性。」

教授像是要安慰他似的，接著說道。

「啊，有這種情況嗎？」

棟居馬上又面露喜色，心裡暗想既然有為什麼不早說。

「但在學術上尚未得到認可。」

「不，管它什麼學術不學術的，只要能確定現實中有這種發音方法就行。」

「你不是為了聽我這個學人的意見才來的嗎？」

宮武教授似乎對棟居輕視學術的說法有些不滿。

棟居趕緊打圓場說：「啊，對！對！您說的一點沒錯。我是說……也就是說，我是來向您這位專家請教一下：學術上雖未承認，但實際上有沒有這種發音。」

他唯恐因為自己輕率的言談，失掉教授的協助。

「英語是美語的母語，它除了地區差異之外，階層之間的差異也是紛繁複雜的，我們在學校裡學的英語是知識分子階層的標準英語，在學校裡學英語的人，根本就聽不懂倫敦方言和美國俚語。尤其是在紐約的市井中，從愛爾蘭、北歐、東歐、義大利、西班牙、波多黎哥、猶太人及美國南部來的黑人等，各自群居在一起，就像一個語言坩堝。當然，英語受各國語言影響發生變化，有時會產生像日語的東京腔那樣大膽省略。尤其是西班牙語系出身的人，他們有把“r”音發成顫音的特點，他們中的有些人為了隱瞞自己的西班牙裔身分，便有意識地弱化“r”音或把它省略掉，這就像是人意識到了自己的毛病往往會矯枉過正。」

「如此一來，這些人就會把‘斯托羅—哈特’說成‘斯托哈’，把‘基利斯米’說成‘奇司米’！」棟居不由自主叫了起來，因為死者約翰尼·霍華德正是住在西班牙裔聚居貧民區——東哈林區。

「有這個可能性。」

教授點點頭。看來，那個美國人極有可能是把「基利斯米」聽成了「奇司米」。搜查本部由此終於找到了「霧積」這個新線索。

由這段文字可以了解，森村誠一對此問題是下了功夫，不但製造了懸宕的情節，也表現了作者的語言學養。在後半所提出的非學術性的見解，事實上也是從語言學理推出，語言環境是會影響語言的使用，刻意隱瞞身分所變化的語言，就如同說慣「三字經」的人在正式場合中，會避免使用；也如同勒索電話中，刻意去隱瞞自己本有的聲音一般。森村此段推論是自有他的依據。小說情節演變至此，警方就有了較為明朗的線索，因此獲得了破案的關鍵。如果將森村所用的語言線索列表，則如下列所示：

	→1. 視為人名	→ 查無蹤跡	
	→2. 視為地名	→ 查無著落	
警方握有 “stouha” 和 “kissme” 線索			
	→3. 了解美國西班牙裔發音省 “r” 特點。	→ 依方言特色還原為 ” strawhat” ” kirizumi” 。	→ 追到「霧積」，查到事件根由。

至於說死者在臨死前指著飯店，那是因為飯店頂樓的餐廳外觀，在夜晚看來就像頂草帽。森村這部小說曾改編成電影（東映，1963），又改編為連續劇（富士電視，2004），後者劇情張力強過電影版。

肆、個人的運用模式

推理小說運用語言線索的模式，從以上兩個例子可以看到作者的用心。兩位作家都假設了刑案的現場遺留了一個殘缺的語言線索，描述了警方起初摸索時的困境，及後來藉用專家知識的突破。在過程中，都有一位**非常堅持的承辦警官**，也因為他不願輕言放棄，所以才有後來峰迴路轉的可能。從小說中，也可以認識到大作家求知的嚴謹態度，所以與其單把這個例子當作是小說情節，引人入勝，不如更深刻地去看，兩位作家好像也在幫警方進行實驗，如果真的發生類似的案情，警方該有的敏感度、邏輯性、堅持力及求知心等都在小說中完整呈現。**這些作家無異是警方的另類教官。**

筆者也嘗試利用語言線索創作小說，供作學生接龍用，試舉一例：

〔推理小說接龍六〕

這是一棟位於台北市N市場附近的辦公大樓，當王警官到達案發現場時，才發現這棟大樓隔局透著奇怪的都會文明氣息。雖說是辦公大樓，但每一層陰森森的，原因在每

一間出租的辦公室大門都是厚重的鋼門，一眼望去，既有一種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氣氛，又有一種說不來的扭曲怪樣。每一戶如果都把門一關，走廊上根本看不到人。王警官心裡想：「在這兒住，好像在坐監。這一間間房像極了牢房。」

現場位於大樓的第九層，死者是該戶的女主人。報案的人是大樓管理委員會的財務委員李小姐和管理員鄭先生。案發時間是在今天早上九點半左右，因為李小姐和死者約好，週一早上九點半要來收取管理費。哪知按了門鈴後，門打開卻衝出來一位戴著頭套、披著風衣的男人，一下子就往安全門衝去，跑下樓了。她猜想房裡一定出了事，緊張得趕快呼喚管理員來，兩人一起進入房裡，才發現死者倒在地板上，頭部顯然被敲擊，血流了一片。當他們進入時，死者仍有一口氣，微弱地說出類似「ㄊ一ㄠ」的聲音就斷氣了。他們趕緊報案。

等警方拉好封鎖線，鑑識人員忙著採錄指紋等證物時，王警官的副手已從李小姐和鄭先生那邊大概了解死者的背景。這是一家做進出口貿易的小型公司，住家也在裡面。負責人是死者的丈夫，姓張。死者張太太除管理家務外，還須幫忙公司管帳、接電話等事務。張先生前天到大陸洽商，家裡除了張太太外，最近好像還住了張先生的弟弟。聽完副手的報告後，王警官初步交代，要副手趕緊設法連絡死者家人。

第二天晚上，死者先生和小叔都來到了警局。王警官和剛從深圳趕回來的張先生談了後，才知道，死者已懷有兩個多月的身孕，所以這是一件一屍兩命的重大刑案。怪異的事，公司裡並未丟掉任何東西，置於保險箱的財物也是完好如初。凶手到底意圖什麼，張先生並不清楚。

「電腦裡的資料呢？」王警官提醒張先生說。

「應該也是沒什麼，因為除了客戶通訊錄外，重要資料我都拷在光碟放於保險箱中。最近幾件資訊竊案，讓我也提高了警覺心。沒想到……」說到這裡，張先生有點哽噎。王警官也注意到了陪在張先生身邊的年輕人，個頭不高，大概也是折騰了一天一夜，所以也流露出疲憊、哀悽的表情。

「這位是我弟弟，現在和我們一起住。」初見面時，張先生如此介紹。

王警官把現場李小姐和鄭先生所提到的，死者在最後一口氣提到的類似「ㄊ一ㄠ」的聲音，向兩位張先生請教。

「不知道她指的是什麼……」張先生話都還沒說完……。

「嫂嫂一定是想要說：『小偷！』」小張先生急著插嘴說。

「我們也在猜可能是指小偷。」王警官這麼回答。

送走了張先生後，王警官坐回位置，心裡想：這案子可真棘手，現場未遭破壞，沒丟東西，沒有可疑的指紋，目擊者驚嚇間根本沒辦法詳細描述歹徒的外表，大樓也沒設監視器，現場也找不到凶器……。唯一能掌握的就是「ㄊ一ㄠ」的聲音。死者到底要說什麼？真的是要說「小偷」，還是另有所指。以前在學校讀書，「犯罪語言學」的老師說：「語言可能是最重要的破案線索。」看來這件案子真應了老師的說法。

王警官腦海裡一會兒出現現場大樓的陰森空間，一會兒出現了死者痛苦的表情，一會兒

是疲累的死者丈夫，一會兒是急著搶話的小張先生……。迷亂的影像交疊的出現，弄得有點頭痛。

「出去走吧！」王警官突然有這個念頭。

在警局對面的簡餐店，找來了小李。

「有一陣子不見了，在忙什麼？」小李邊坐下邊問。

「是呀！有個頭痛案子，想找你這個智多星幫忙想想。但是仍是那句老話……」

「我幫你說：未經警方證實，絕不上報！」小李接著王警官的話說。

「哈——哈——哈——」兩人不禁相視而笑。

聽完王警官的描述後……

「ㄊ一ㄠ——」小李邊沉吟，邊拍著頭。

「咦？那位太太平常在家講什麼話？國語？閩南語？」

「我不知道。國語吧？我打個電話確定一下。」王警官立即拿起手機撥號。

「嗯——嗯——好！好！我知道了，謝謝你。」放下電話，王警官對小李說：

「根據他先生的說法，他太太平常都用國語交談。」

「那這個ㄊ一ㄠ，應該是國語。」小李說。

「類似ㄊ一ㄠ的聲音，一二三四聲都可能，但是根據人之常情，我以為張太太應該要指的是凶手的訊息。」小李接著說。

「所以……」王警官帶佩服的眼神看著眼前這位好友。

「所以應該是蕭？或者是小？」小李看到王警官的眼神，說得有點得意。

「小？我們原都以為指的是小偷。」王警官說。

「我們？還有誰？」小李追問著。

「張先生的弟弟。就是張太太的小叔。」

「小叔？會不會指的是『小叔』？」小李提高了聲音說。

小李這句回問的話讓王警官愣了一下，對那位急切插話的年輕人的印象突然鮮明起來。

「是啊！我為什麼沒想到。未經破壞的門鎖，一出門就知道往安全門衝……對不起！

小李，我先走一步。」

望著王警官匆匆離去的背影，小李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在案發的第三天，小張先生被請到了警局。

「對不起！張先生，你們為令嫂的事這麼忙，我們還要來打擾。不過我們例行要調查一點事。你能不能交代案發那天早上的行蹤？」王警官客氣地問。

「是呀！我這幾天都沒上班。你問週一那天……那天我一早就出門去上班，大概是八點四十分左右。先去板橋拜訪了兩家客戶，回到淡水公司大概是十一點左右。」年輕人顯得有點侷促。

「你都利用什麼交通工具？是不是搭捷運？」為了鬆懈對方的心情，王警官繞著圈子問。

「是呀！當初就是因為我哥的公司距離捷運站很近，我才會搬過來住的。」

「捷運是很方便。我也是天天搭捷運上班。那你當天也是搭捷運了？」

「是呀！我從N市場直接搭小南門線到西門，再轉搭板南線到板橋。」年輕人顯得有點興奮。接著又說：

「我還記得，那天我到西門站時，看到板南線列車已停在對面月臺，真巧，我出了這邊的列車，就直接衝進對面車廂，一點都沒浪費。」

「哈！你運氣真好。否則你又要等多等幾分鐘了。」王警官笑著說。

「那天真該去買彩券。」小張先生也笑著說。

第一次約談就在輕鬆氣氛下結束。從約談中知道小張先生在淡水一家公司上班，本來住在新莊，最近才搬來和哥哥住，嫂嫂對他也表示歡迎，特地給他安排一間房間，並配了一付鑰匙，讓他可以自由出入。案發當天，也就是前天，他上班前先去板橋拜訪了兩家客戶，他把時間點交代得頗為清楚。王警官派出副手逐一去查證，證實了他的行程和時間。

看起來「丁一幺」的對象，又陷入了混沌。但王警官並不死心，因為他再次去訪問了目擊者的時候，李小姐說事後想想那個矇面人是有點像小張先生。而且根據現場並未見侵入破壞的痕跡，至少在另有線索前，小張這條線是值得注意的。

就如王警官的預料，這件凶殺案很快地被立委選舉的熱潮淹沒。就像台北人快速的腳步一樣，才兩天，報紙很快地就把版面出陳布新了。但是王警官一邊忙著其他的案子，一邊在想到底有哪裡疏忽了？為何就是找不到破案癥結？

案發第四天，王警官如常地很早就進入了辦公室。看到桌上留了一張便條，一看是小李的留言。上面寫著：

「請注意小南門線的月臺。」

看到這張留言，王警官猛拍一下自己的頭額。拿起電話叫來了副手，交代清楚後，副手匆匆趕了出去。

一個鐘頭後，副手回來了，交給王警官一張紙，紙上似乎寫著幾行數字。王警官看了後，眼神為之一亮，說：

「立即聯絡檢察官，我們得再請小張先生來了。」

那張紙上到底寫了什麼？

原來台北捷運的小南門線，由「中正紀念堂站」到「西門站」，一共才三站，中途只停「小南門站」。到達西門後，立即載客返回。一趟時間大概三分鐘左右，如果連等候乘客時間，一趟大約六至十分鐘。乘客到「中正紀念堂站」後，可接淡水線、新店線、南勢角線；而到「西門站」後，可接板南線，前往新埔（板橋方向）或昆陽（南港方向）。是為了減輕台北車站壓力的輔助路線。這本來也沒什麼奇怪，關鍵就在於搭乘小南門線的月臺會定期的改變。根據捷運公司說為了維護軌道，所以每隔一段時間，小南門線會從上層月臺換到下層月臺。以「中正紀念堂站」為例，上層月臺是在第二月臺，下層月臺是在第四月臺。「西門站」也是配合著更換。由「中正紀念堂站」第二月臺出發至「西

門站」，也是停靠在上層的第二月臺，而對面第一月臺停靠的就是「往昆陽」的板南線列車。如果由「中正紀念堂站」第四月臺出發，到「西門站」也是第四月臺，對面的第三月臺停靠就是「往新埔」的板南線列車。根據副手調查回來的訊息，捷運公司最近才把小南門線的月臺由下層改到上層，時間就在五天前的週日。換句話說，如果「小南門線」在週日已換到上層月臺，那麼小張先生週一搭到「西門站」，衝到對面搭的車，應該是「往昆陽」的車，絕不會是「往板橋方向」的車，所以他的話就有了很大的漏洞。也許是小張先生才搬來不久，還不知道「小南門線」有此特色，而且他搬來後所搭的仍是如他所了解的：在下層月臺，和「小南門線」對面的確實是「往板橋方向」的列車。但是週日已經調換，小張先生週一去上班時竟然沒發現，除非他當天根本沒搭！——這證明了他說了假話。他週一以後這幾天都沒去上班，自然也沒機會發現月臺更換這件事。王警官心裡想：「天網恢恢，果然不錯。但是他犯案的動機和手法，利用什麼路線前去板橋，製造不在場的證明，這些疑點一定要儘速釐清。」

*請高手接棒……………

在這個例子中，運用了國內語言的複雜背景，一個「ㄊ一ㄠ」的音，要考慮到是國語？閩語？客語？英語？或其他語言。筆者在上屆通識教育研討會也提過一個例子，⁷是利用鍵盤在英文模式下，使用注音法輸入的一封勒索信：

Ssu312k71vul31c961u3111o41ji3111;31ru84xxk7ji3111u/411j415jp311o41ul41ssu312k71fu06ji3153lug41ul41ssu31ccp31rup3155;1ccp31rup3155;c81c81c81su31ddk31u31ffm411141ru/3b;41ji31x961wul315041rur/31t8612k71541cjo41

這是利用了電腦打字的普及環境，哪天真要有人寄來此信，還真要考驗警方能力。這封信的答案是：

你的小還以被我榜價了我並不準被要你的前我只要你很緊張很緊張哈哈你可以去報景讓我來挑佔警查的至會==>
你的小孩已被我綁架了，我並不準備要你的錢。我只要你很緊張、很緊張。哈哈！你可以去報警，讓我來挑戰警察的智慧。

筆者曾提出推理小說在警察通識教育中的重要，⁸說明這類型的小說應可藉以訓練學生的邏輯能力，但從上文所提出的例子來看，又何只是「邏輯能力」而已。

伍、結語—分析與感想

語言是人類的智能，日常生活中，絕大部分的意念都是透過語言來表述。語言的主

⁷ 2004，曾榮汾，〈推理小說在警察通識教育中的運用模式析介〉，第一屆通識教育與警察學術研討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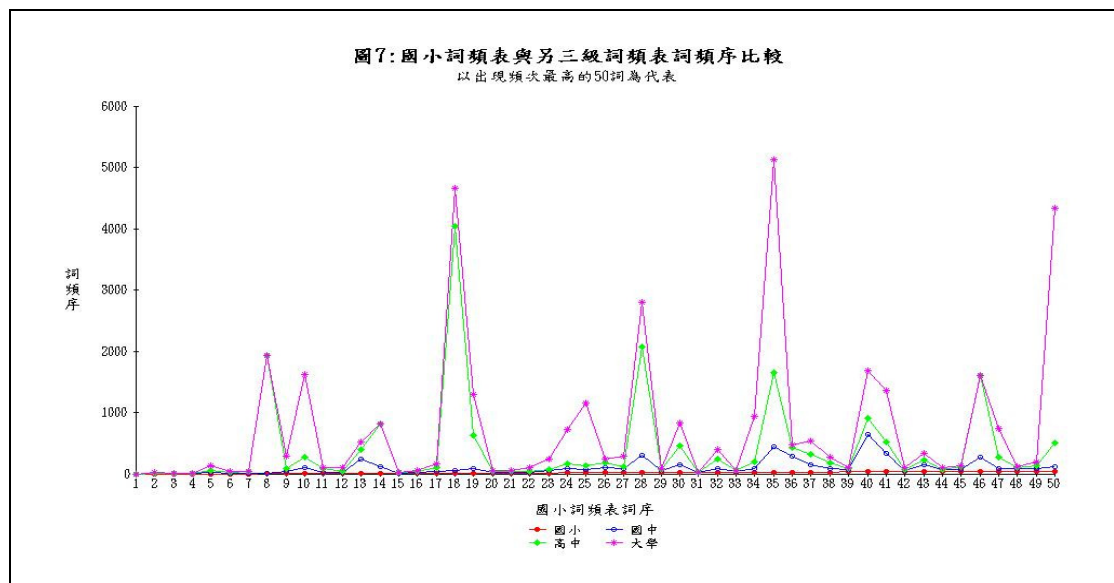
⁸同註7。

要媒介是語音、文字，一個人在養成這種能力的過程，深受所處環境的影響。所以如果由此溯推，藉著語言的使用情形是有可能去了解一個人的身分大概。如今網際網路發展快速，網路世界主要溝通的媒介正是語言。也許有一天，警方在網路世界蒐尋犯罪線索，很可能靠著就是語言的辨識能力。警察是維護治安的主力，推理小說家杞人憂天似的，將此創作元素置入作品中。無論《砂之器》或《人間的證明》，兩位作家採用了類似的模式來傳達此種治安訊息。這種訊息模式為：

刑案現場=>語言線索=>研判無功=>請教專家=>還原真相=>破案契機

這種模式有個關鍵，那就是警方要能先識「語言」為線索，否則，就無下文的推演了。所以這兩部小說中，都提到一位十分在意並堅持此條線索的承辦警察，沒有他們，可能「カメダ今も相変わらずでしょうね？(龜田現在還是老樣子嗎?)」只是平常聊天；「ストウハ(stouha)」和「キスミー(kissme)」也只是訛聽的結果。許多經驗告訴我們，機會稍縱即逝，而且機會只會等待有準備的人。相信刑案偵查線索也是如此。

國內的語言環境很複雜，國語、閩南語、客語、其他語言混雜使用，但其中仍是有層次區隔的。或者語音，或者詞彙，或者文字，往往存有著人文或自然的區隔特徵。當然這種層次的觀察須作許多的調查和分析，筆者過去曾幫教育部進行國內四級學校學生口語語料的調查，調查的結果以下圖來看：⁹



大學近於高中，國中近於小學，四級學校學生在用詞上基本上是可看出層次來。筆者在該資料庫使用說明中曾說：¹⁰

⁹ 教育部，《八十七年口語語料調查報告書》，1999-8。網址：

http://www.edu.tw/EDU_WEB/EDU_MGT/MANDR/EDU6300001/result/87oral/index.htm?open

¹⁰ 曾榮汾，〈口語問卷資料庫使用說明〉，網址：

http://www.edu.tw/EDU_WEB/EDU_MGT/MANDR/EDU6300001/result/87quest/dbfnote.html?open

為了即時收錄語言資料，編輯小組每天記錄報紙、廣播電視節目、網際網路網頁的用語，並抽選暢銷書、雜誌為樣本，作分詞統計，總成果則匯聚成「年度常用語詞報告書」、「新詞語料彙編」，作階段性發表。主要目的就是要透過語言來記錄社會演變的狀況。長年累計所得，就像語言進展的縱剖面，起伏曲線說明演變的事實。但是若要對於同一時段語言橫斷面的了解，則單憑縱剖面的訊息是不足的。語言的橫斷面包括對使用者年齡層、學歷層、職業層、方言層、生活環境層等不同層次的了解。取得這些層次的訊息，當然也是進行語料整理時不容忽視的。因此，這一次對四級學校學生用語的調查，目的雖不在語言層的區別，但調查結果應於此方面研究所有助益。

可見經過調查和整理，在語料中是可能傳達社會環境、個人身分的區隔訊息，這對於治安工作當具有正面參考價值的。既然如此，今後要如何去告訴警校學生，未來當具備語言的敏感度，就成了重要的工作。依筆者淺見，為達此目標，除了基本語言學理的教育外，推理小說的藉用及刑案實例的參考也都是可行的方式。

日本的推理小說文化對警察形象有相當正面的影響力，因此，筆者也學兩位前輩作家，先杞人憂天一下，藉此文來推動此種理念。

參考資料

01. 松本清張《砂之器》，新潮社，平成 16 年 1 月，88 版。
02. 松本清張《砂之器》中譯本，鄭建元/梁惠珠譯，星光出版社，1999-9，1 版 3 刷。
03. 森村誠一《人間の證明》，角川書店，平成 16 年 7 月改版五版。
04. 森村誠一《人間の證明》中譯本《人性的證明》，天一書樓網站
<http://www.cnool.net/tianyige/tuili/sccy/rxdzm/index.html>
05. 帝國書院，《新詳高等地圖》，昭和 49 年 3 月。
06. 推理學院網站 <http://www.bluemysteryart.com/mysliteruni.htm>
07. 教育部，《八十七年口語語料調查報告書》，1999-8，
http://www.edu.tw/EDU_WEB/EDU_MGT/MANDR/EDU6300001/result/87oral/index.htm?open
08. 曾榮汾，〈推理小說在警察通識教育中的運用模式析介〉，2004，第一屆通識教育與警察學術研討會